



鲁滨逊漂流记

Robinson
Crusoe

[英] 笛福 著 周洁 译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世 界

S 双色/插图版
shuang se cha tu ban

鲁 滨 逊 漂 流 记

Robinson Crusoe

(英) 笛 福 著 周 洁 译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贾兴权 装帧设计：潘 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滨逊漂流记 / (英) 笛福 (Defoe, D.) 著; 周洁译.

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03

(双色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)

I. 鲁... II. ①笛... ②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I 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2215 号

鲁滨逊漂流记

[英] 笛福 著 周洁 译

出版发行: 安徽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: 230063

发 行 部: 0551-2833066 0551-2833099 (传真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照 排: 溪洲图文制排中心

印 刷: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 印张: 5.25 字数: 120 千

版 次: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7-212-02299-3/G·545

定 价: 10.00 元

印 数: 12001—20000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

《简·爱》	(英) 夏洛蒂·勃朗特	定价: 18.00 元
《呼啸山庄》	(英) 艾米莉·勃朗特	定价: 16.00 元
《傲慢与偏见》	(英) 简·奥斯汀	定价: 18.00 元
《鲁滨逊漂流记》	(英) 笛福	定价: 10.00 元
《茶花女》	(法) 小仲马	定价: 12.00 元
《红与黑》	(法) 斯汤达	定价: 22.80 元
《羊脂球》	(法) 莫泊桑	定价: 16.00 元
《爱的教育》	(意大利) 亚米契斯	定价: 15.00 元
《童年》	(苏联) 高尔基	定价: 12.00 元
《在人间》	(苏联) 高尔基	定价: 18.00 元
《我的大学》	(苏联) 高尔基	定价: 10.00 元
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	(美) 海伦·凯勒	定价: 10.00 元
《格林童话》	(德) 格林兄弟	定价: 22.00 元
《安徒生童话》	(丹麦) 安徒生	定价: 22.00 元
《伊索寓言》	(古希腊) 伊索	定价: 20.00 元
《一千零一夜》	阿拉伯民间故事	定价: 20.00 元

鲁 滨 逊 漂 流 记

目 录

Robinson Crusoe

第一部分	一心只想去航海	(1)
第二部分	日记	(34)
第三部分	辛勤劳作，很少闲着	(44)
第四部分	发现一只赤脚脚印	(65)
第五部分	很少走出城堡	(81)
第六部分	星期五	(97)
第七部分	平息反叛，夺得大船	(118)
第八部分	离开荒岛	(136)

第一部分 一心只想去航海

我 1632 年出生在约克市的一个上流社会家庭。我们不是本土人，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市人。他先是住在赫尔市，经商发家后搬到约克市定居，并在那儿娶了我母亲。母亲家是当地的望族，姓鲁滨逊，所以给我起名叫鲁滨逊·克罗伊茨内。

由于英国人一读“克罗伊茨内”就走了音调，变成“克鲁索”，所以渐渐地我们也就这么叫，这么写了，而我的朋友们也都这样称呼我。

我有两个哥哥。大哥是个军人，在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任中校，他的部队早先曾被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率领过。后来大哥同西班牙人作战时在敦刻尔克附近阵亡了。至于二哥的下落，我毫无所知，就像我父母后来不知晓我的下落一样。



▲ 翁费勒的塞纳河口 / 莫奈

莫奈 (1840—1926)，法国印象主义画家。《翁费勒的塞纳河口》作于 1864 年，现馆藏不详。

我是家里的小儿子，从没有正经学过谋生的手艺，从小脑子里就只充满了环游世界的念头。我的父亲还是让我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，除了去寄宿学校就读，我还接受了乡村义务教育，本来是要学习法律的，但我对此一无兴趣，一心只想去航海。

我全然不顾父亲的意愿和母亲及朋友的忠告和劝说，我的固执乖戾，似乎注定了我日后必将遭受不幸的生活。

一天早晨，我那睿智而严肃的父亲把我叫进他的房间，对我进行了一番认真、苦口婆心的劝告。那时他正好痛风病发作，备受病痛折磨而行动不便。

他问我除了仅仅想到海外瞎闯外，究竟还有什么理由离开自己的家庭和故土呢？在家乡，我可以经人引荐在社会上立身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过上安逸和舒适的生活。

他说，一般出洋冒险的人，不是穷途末路想以此暴富，就是野心勃勃想以非凡的事业扬名于天下。这两种情况都不适合我，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，以他长期的社会体验，这恰恰是最理想的，最能予人以幸福的阶层。这既不同于体力劳动者每天吃苦受累，为生活而奔波；也不同于上层阔人们因骄奢、野心、猜忌而弄得心力交瘁。

他告诉我，通过一些事实可以得出如此结论。许多帝王常常感叹自己高贵的出身所带来的不幸后果，希望自己生于贵贱之间；众多智达之人也纷纷证明中间阶层的人能获得幸福，他们时常祈祷，希望自己既不贫穷，也不过于富裕。

父亲提醒我，惟有中间阶层灾祸最少，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会经受生活的大起大落。进一步讲，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们，不必像上层阔佬因罪恶奢华、挥霍无度的生活而身心失衡，也不会像下层庶民因终日操劳、缺吃少穿而憔悴不堪。

不仅如此，适可而止，中庸克己，健康的体魄，愉快的交际，令人欢欣的娱乐，称心如意的志趣，都是中产阶级的福分。中产阶级可以愉快地度过一生，尽情品尝生活的甜美，在没有苦难的人生中，会越发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。

接着，父亲和蔼地劝我不要耍小孩子脾气，从而陷入一些从常情和家庭出身而言本可以避免的烦恼之中。

他说，他会为我安排好一切，尽可能地让我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，

如果我将来生活得不幸福，那也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我的过错造成的，而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，在预见苦难发生之前给了我忠告。他许诺，只要我听话留在家中，他一定会尽力帮助我，总之，他不同意我离家远游，如果我以后遭遇什么不幸，也不能怪罪他。

谈话结束时，他说我应以大哥为鉴，当初他也恳切地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参战，可那时大哥很年轻，血气方刚的，执意要去，结果战死沙场。他说，他会永远为我祈祷，但我如果非要愚蠢地走出这一步，连上帝也不会保佑我，等我将来走投无路时，我有的是时间去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。

事后想起父亲说的这段话，确实很有预见性，虽然我确信父亲自己当时未必真能意识到。尤其是父亲讲到大哥陈尸战场时已是老泪纵横，谈到我将来救援无门而后悔时，竟伤感地中断了他的谈话，他说他忧心如焚，无法再说下去了。

和父亲的这次谈话深深打动了，我决心遵从父愿，安心留在家中，不再想出洋的事了。可是，上帝啊，仅仅过了几天，我就把自己的决心抛到了脑后。简单地，为了逃避父亲，有好几个星期我都一直远远躲开他。这次我动了点小脑筋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仓促行事，而是瞅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她。

我对母亲说，我已经年满18岁了，无论是做学徒还是当律师助手都为时已晚，我决心要去海外见见世面，希望她去父亲那儿为我说情，最好父亲能答应我，免得逼我私自离家出走。如果父亲允许我出海一次，等我回家后发现并不喜欢航海就再也不外出了，而会加倍努力工作，弥补我浪费的时间。

母亲听了我的话非常恼怒，她说再去和父亲谈此事毫无意义，因为父亲太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于己不利的事。她不明白在父亲同我进行那场谈话后我为何仍是执迷不悟。总之，如果我自寻绝路，就不要妄想征得他们的同意；而她自己，更不愿帮我走上绝路，免得以后我说父亲不同意而母亲是同意的。

虽然母亲当面拒绝向父亲传达我的话，但私下她把我们的全部谈话告诉了父亲，父亲听后甚是忧虑，叹息道：“这孩子留在家中一定可以幸福；若是非要出洋去，将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，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他。”

大约过了一年的光景，我终于不辞而别了。



在这一年里，我拒绝家里让我找点事做的提议，并且总是和父母纠缠不清，让他们不要干预自己孩子的心愿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偶然来到赫尔市，碰见一位朋友，他正准备乘父亲的船去伦敦，并怂恿我同他们一起去。其实我那会儿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。朋友用招募水手的常用方式告诉我不必付船费，而我也不再征询父母的意见，甚至连个口信也没捎，便在 1651 年 9 月 1 日一个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恶时辰登上了那艘开往伦敦的船。



▲ 莫奈在水上画室作画 / 马奈

马奈 (1832—1883)，法国印象主义画家。《莫奈在水上画室作画》作于 1874 年，现收藏于慕尼黑国立巴伐利亚美术陈列馆。

我确信，没有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一样厄运来得这么早，而且久久难以摆脱。我们的船一驶出恒比尔河就刮起了大风，我头一次出海，人难受得要命，心里又害怕得要死。上帝对我的惩罚是多么公正啊，因为我私自逃离家庭和背弃责任。父亲的忠告和眼泪，母亲的哀求——浮现在我的脑海，我开始自责当初轻视别人的劝告，逃避对上帝和父亲的责任。

风暴越刮越猛，海面波浪滔天，虽然和我以后的经历相比这只是小巫见大巫，可在当时，我只是个初航的年轻人，足已令我心惊肉跳了。我感觉波浪随时会将我们吞没，我一次次地发誓说，只要上帝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命，我的双脚一踏上陆地就直奔回父亲身边，今生今世再也不乘船出洋了。而且我也开始意识到，父亲关于中产阶级生活的看法是多么正确，他自己的一生既没遇过海上的风浪，也没遭过陆地上的困难，生活得安闲、舒适。我决心要像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重新回到父亲身边。

在风暴肆虐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，理智的想法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。第二天，风平浪静，我对海上的生活开始有点习惯了，可由于晕船，整

天还是无精打采的。傍晚，天放晴了，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降临了。

第三天天气晴朗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，碧波万里，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好景致。

因为头一天晚上睡得很香，这时也不晕船了，精神为之一振。看着前天还咆哮汹涌的大海，一下子竟这般柔和平静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惟恐我动摇了，过来看我。

“喂，伙计，”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，“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那晚的小风把你吓坏了吧？”

“小风？”我反问道，“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！”

“风暴？你这傻瓜，”他说，“你把那叫风暴？我们的船很坚固，这里海面宽阔，像这样的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。不过你是新水手，也难怪了。来吧，我们喝杯甜酒，把那些统统忘掉吧！看啊，今天的天气多么好呀！”

我们像真正的水手一样，喝得酩酊大醉。那晚，我尽情喝酒胡闹，把对自己过去的忏悔及对未来的决心全都一扫而光。风暴过去了，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了，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新涌上心头。我忘记了自己在危难中立下的誓言，有时它们也会再回到脑海里，可我却竭力摆脱，和水手们照旧喝酒打闹。不出五六天，我就战胜了良心，控制住了旧念头。既然我是自作自受，命中注定要受难，那么下次灾难就会变本加厉，连世上最胆大凶残的水手也会因此而害怕求饶的。

船行第六天抵达雅茅斯锚地。由于逆风，我们没走多少行程，不得不在此抛锚。之后的七八天里，一直吹着西南方向的逆风，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都停泊下来，因为这里是海上船只往来必经的港口，船只都等着顺风后驶入耶尔河。

我们本不打算在这里停靠很长时间，无奈风刮得太急，四五天以后，风势更加猛烈了。船上的水手们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这里素称良港，而且我们的锚非常牢固，船上的辘轳、锚索、缆篷等设备十分结实，他们大可放心地休息娱乐。

谁也没料到，到了第八天早晨，风势剧增，大家都被动员起来，把中帆落下，船上的东西都安顿好。中午时，海浪卷得更高了，船头好几次钻入水中，进了很多水。有一两次，我们以为船要脱锚了，船长下令把备用大锚放下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船头下了两个锚，而且锚索放到了

最长限度。

风暴来势越发大得可怕，水手们的脸上也开始流露出惊恐的神情。船主一边指挥大家极力保护船只，一边禁不住地低声自语：“上帝啊，发发慈悲吧！我们都要完蛋了。”在最初的纷乱中，我完全吓呆了，一动不动地躺在船舱里。开始我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忏悔，我已经变得麻木了，而且我觉得死亡的痛苦已成为过去，这次的风暴也一样会过去，但当船长从舱房门口经过，叨叨着我们要完蛋了时，我的内心再次被恐惧占据了。

我走出舱房向外一看，真是狼藉一片；海浪滔天，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一次。再举目望向四周，满目凄凉。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，因载货太重，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。突然船上一阵惊呼，原来是距我们一海里外的小船沉没了。另外两只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，连根桅杆也不剩，危险地驶向大海。那些轻便的小船情况要好些，但也有两三只被风刮得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，只挂着角帆向外海飘去。

傍晚，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同意砍掉前桅，起初船长不同意，但他们抗议说，不砍去前桅船就会沉，船长只好答应了。这样做后，主桅失去控制，船身剧烈摇晃，无奈之下他们把主桅也砍掉了，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。

对于我这个没有经验的水手来说，前面遇到的一点风浪就被吓得半死，面对现在这种情况，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我对自己那种忏悔后又重生恶念的恐惧比对死亡还要恐怖得多。更糟糕的是风暴越刮越猛，水手们也承认这是他们以前都未曾见过的。

虽然我们的船很牢固，但因载货过重，船不停地在海里打转转，水手们大声喊叫着“船要沉了。”那时幸运的是我还不知道船“沉”是什么意思，当然我后来就知道了。随着风暴的持续加大，我看见船主、水手长和一些有经验的人开始祈祷船不要沉到海底去。

真是祸不单行，午夜，负责检查船底的人跑上来说：“船进水了！”又有人说船底的水有4尺深了，于是大家都被叫去抽水。

当时我正在自己的舱房里，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脏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，人一下子倒在了船舱里。等到有人把我叫醒，说：“你以前什么事也不会干，现在至少可以去帮忙抽水。”我听了这话强打精神，走到抽水机旁卖力地干起活来。

正当大家全力干活时，船长看见几艘小煤船随风向大海飘去，就下

令放枪作为求救信号。我当时不懂，听到枪声只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更可怕的事情，一下子吓晕倒了。那时大家哪里顾得上我的死活，一个人把我一脚踢到一边，以为我死了，连忙接替我抽水。过了好久我渐渐苏醒过来。

船底里的水越进越多，我们只有持续不断地抽水，可仍是无法阻挡船要沉没的迹象。风势渐小，船已不可能驶进港湾，船长只得不断鸣枪求救。

一艘较轻的船顺风从我们身边飘过，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。小艇上的



■ 阿尔让特依 / 马奈

人拼命划桨靠近大船，终于抓住了我们从船尾抛下的一根长绳，我们慢慢地把小艇拖近船尾，大家才得已下了小艇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们已无法再回到他们的船上，只有任凭小艇随波逐流，努力向岸上划去。我们船长向他们保证，如果小艇触礁他一定会照价赔偿。我们就这样半划着小艇半漂流着，渐渐向北靠近了温特顿岬角。

在我们离开后不到 15 分钟，大船下沉了，这时，我才生平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是怎么回事。说心里话，我几乎不敢抬头看。自从水手们把我丢进小艇里，我就心如死灰，一是受到了风暴的惊吓，二是想到前途未卜，心里害怕极了。

海岸在望，众水手奋力向岸边划去，我们看见岸上许多人跑来跑去地等着小艇靠岸时救助我们。但小艇前进速度太慢，怎么也靠不了岸，最终我们划过了温特顿灯塔。在海岸向西凹进的地方，风势被阻挡住了一些，我们费尽力气靠了岸。大家徒步走到雅茅斯。当地的官员和船主们热情招待了我们，不仅安置我们的住宿，而且赞助我们旅费，我们可

以按自己的想法回赫尔市或去伦敦。

我当时没有什么头脑，否则就应该回赫尔。我父亲一定会宰杀肥牛来迎接我这回头浪子，而我也会感受到幸福。家里人已听说我搭乘的那条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，之后很久才知晓我并没有葬身鱼腹。

但倒霉的命运驱使我继续前进。虽然有几次，我也冷静地疾呼想回家去，可一种巨大的力量阻挡着我这样做。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力量逼迫着我明知前面是绝路，却还要冲上去，无法逃避。我已顾不上头脑里冷静的劝告，也没留意初次航海中受到的两次明显教训，只想继续前进。

我的朋友，就是让我下决心登上船的船长的儿子，此时胆子反而没我大了。因为在雅茅斯市我们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两三天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了。他看上去很沮丧，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，并告诉他这是我的第一次航海，我想出洋远游。

他的父亲听了这话，严肃而亲切地劝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不该再出海了，这次灾难预兆了你不能当水手。”

“怎么了，先生？”我问，“你也不再航海了吗？”

“那是两回事，航海是我的职业，也是我的职责。”他回答道：“你这次虽然只是尝试，但老天爷已给你苦头吃，你若再一意孤行，一定没有好结果。说不定我们这次大难临头，正是由于你上了我的船。”船长接着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要乘我的船？”

我简单说明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他听后异常愤怒，说：“我造了什么孽，竟会让你这扫把星上船，以后给我1000镑我也不同你共乘一船！”

他其实是没有权利对我泄私愤的。后来他又郑重地和我交谈一番，敦促我尽快回到父亲身边，以免再惹怒老天爷惩罚自己。他说：“小伙子，相信我，如果你不回家，无论你上哪儿，你父亲的话都会在你身上应验。”

我无法推断他的话，不久我们就分手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我口袋里有一点钱，从陆路前往伦敦，这期间我一直在作思想斗争，不知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，我是回家好呢，还是继续航海？

想起回家，我立即想到邻居好友的讥笑，我羞于见父母，也羞于见别人，羞耻之心让我归心顿消。事后我经常想起，这是多么的莫名其妙，年轻人本应听从理智的指导，但他们不以做错事为耻，反而羞于改过自新。实际上他们有所觉悟，别人才会认为他们是聪明的呢。

这样矛盾了几天后，我归家的念头随之淡薄，对灾难的记忆也渐渐淡忘了。我又重新向往起航海的生活。

邪恶的力量驱使我不久前离家出走，对一切忠告充耳不闻，对父母的恳求也置若罔闻。现在又是这股力量开始了我不幸的冒险事业，我乘上了前往非洲海岸的船，像水手们所说的那样：到几内亚去！

在前面的经历中，不幸的是我从没学做过普通水手们的工作，而这次我又选择了最坏的一面。我如往常般凭借着体面的外表和口袋里的几个钱，以绅士的身份上了船。船上的事务，我从不参与也从不学着去做。

刚到伦敦我就结识了一位船长，成为了好朋友。这种好事一般不会落到我这种步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。船长曾到过几内亚沿岸，在那儿做了一笔很好的生意，他决定再去一趟。或许是我那时的谈吐不怎么讨人厌，他听我说想出去见见世面，就邀请我同行，免费搭乘他的船。他还会慷慨地告诉我带些什么货物能挣钱。

我和船长很快结成莫逆之交，在他无私的帮助下我赚了一笔不少的钱。我投了约 40 英镑买了一批玩具和其他小玩意，这些钱是我从亲戚那儿搞来的，我相信，这是父母出的钱，由亲戚转寄给我的，作为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本钱。

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成功的一次航行。在船长朋友的指导下，我学会了航海知识，如何记航海日志和观察天文，懂得了一些水手的基本常识。我很乐意跟他学习，这次的航行成就了我既做商人又做水手。我带回了 5 镑多的金沙，兑换成约 300 英镑，这使我志高气满，也由此断送了我的一生。

航行中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。我们的生意场在非洲西海岸，那里气候异常炎热，我患了热病，老是说胡话，三天两头发高烧。

我已经是做几内亚生意的商人了，虽然我的船长朋友回伦敦后不幸去世了，可我仍想再去几内亚一趟，我就踏上了同一条船，船上的大副已经作了船长。

我上次赚了一些钱，寄存了 200 英镑在船长遗孀那里，只带了不到 100 英镑的货物。船长夫人待我像船长一样公正无私。但是，这是一次倒霉的旅行，途中我屡遭不幸。

一天黎明，我们的船正航行在加那利群岛和非洲西海岸之间时，突然追来一艘从萨累开来的土耳其海盗船，我们扯满了帆企图逃跑，但速

度远远比不上海盗船，渐渐让他们逼近了。无奈之下，我们立即开始准备战斗。

海盗船上有 18 门大炮，而我们只有 12 门，下午 3 点钟时，他们追赶上来横冲到我们的后舷。我们急忙搬过 8 门炮一齐开火，海盗船且战且退，船上约 200 人一起向我们开枪射击，还好我们隐蔽得好，无一受伤。海盗船再次发动攻击，从后舷的另一侧靠上我们的船，有 60 多人跃上了我们的甲板。我们用枪、短柄矛等各式武器抵抗进攻，他们则乱砍一气，毁坏了我们的桅索等船具。来回交战两次之后，我们无力再战，死了 3 人，伤了 8 人，只好投降被俘。我们被押送到摩尔人的一个港口——萨累。

其他人都给送到皇宫里去；我因为年轻伶俐被海盗船长留在身边做了奴隶。我一下子从一个商人沦落成了可怜的奴隶，这种境遇的突变，让我不禁回想起了父亲的预言，他说我会受尽苦难，老天会惩罚我，我没得救了。唉，我的苦难才刚刚开始而已。

我的主人把我带回家中，我热切盼望他出海时能带上我，那么他迟



▲ 波尔多港 / 马奈

早会被葡萄牙或西班牙战队俘获，我就可以重获自由了，可他总是留我在岸上照看花园、做苦工。而他航行回来后又命我睡在舱里替他看船。

我一直寻思着如何逃跑，但怎么也想不出可行的办法。没有其他的奴隶可以商量，也没有逃跑的条件，就这样，过了两年。

两年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据说是缺钱的缘故，主人呆在家中的时间比以往长了，他经常坐舢板到港口外捕鱼，一星期至少去一两次。每次出港，他总让我和一个叫佐立的摩尔小孩替他摇船，我对捕鱼确有一手，颇得他的欢心，有时，他就叫我们两个和他的一个摩尔族亲戚一起去替他打点鱼吃。

一天清晨，我们又出港打鱼，海上渐渐升起浓雾，我们难以分辨东、南、北。划了一天一夜，到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才发现，向外海划了约6海里远。最后，我们冒了很大危险才平安抵岸。

有了这次意外的经历，我的主人认为安全起见，今后出海必须携带罗盘和粮食。他令英国木工奴隶在长艇中装了一个小舱，舱后容一人把舵拉索，舱前容一两人撑帆。艇上扯的是三角帆，帆杠横在舱顶上。小舱舒适而隐秘，主人和一两个奴隶可以睡在里面，餐桌的抽屉里放着主人爱喝的酒及咖啡、面包等。

以后我们经常乘这只小艇出海捕鱼，我捕鱼技术很好，主人每次都带我去。一天，他好好准备了一番，想邀请两三位有地位的摩尔人一同游玩捕鱼。前一天晚上，他命人搬了很多食物上船，并让我把火药和3支短枪备好，他们还计划打海鸟。

遵从主人的吩咐，第二天早晨，我把小艇冲洗干净，挂上旗帜，只待客人来。谁想，主人一个人来到船上，说客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了，让我和那个摩尔人及佐立出海打点鱼来，他的朋友晚上要来家里吃饭。

现在，我可以自由支配一条船了，逃跑的念头又闪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要开始做大量的准备，不是为了捕鱼，而是为了逃跑。虽然我不知道要逃往哪里，只要离开这儿就行。

我先找了个借口对摩尔人说，我们应该自己动手准备食物，他很赞同，拿来一大筐甜饼干、3罐淡水。我又趁机搬了一箱酒上船摆好，好像主人原来就放在那儿似的。我又搬来60多磅蜜蜡，一小包粗线还有斧头、锯子和锤子，这些东西后来对我都非常有用。

接着我又设下圈套骗那个摩尔人，我说：“你去弄点鸟枪弹和火药，

我知道主人的火药放在大船上，也许我们还得打几只海鸟呢！”“对，”他应承着说，“我去拿。”他拿来一大皮袋火药，还有许多子弹和鸟枪弹，约有五六磅重，全部放在舢板上。一切准备停当，我们开始出港去捕鱼。

港口的士兵都认识我们，也没太在意，我们划出1海里远下帆捕鱼。这时刮的不是南风，否则我有把握驶向西班牙海岸，至少也能到达加第斯海港，可我决心已下，不管刮什么风，都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。

我们钓了一会儿鱼，一无所获，其实即使鱼上钩我也不钓上来。我对摩尔人说：“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主人拿什么款待客人呢？我们得再走远点。”他想也是，就同意了，我们把船直驶出3海里远才停下来。我把舵交给佐立，趁摩尔人不备把他推下海去。摩尔人游泳很好，他请求我让他上船，我拿出鸟枪对准他说：“你是游泳高手，趁着风平浪静，赶快游回岸吧。我不伤害你，你也不要靠近我的船，否则我打穿你的脑袋！”

我本可以带上摩尔人，可我怎么也不敢信任他。摩尔人走后，我说：“佐立，如果你忠于我，我会使你成为一个出色的人，否则，我也把你扔进海里。”孩子冲我一笑，发誓愿意跟随我到天涯海角，看着他天真无邪的脸庞，我没法不相信他。

我们的船还在那个摩尔人视线内，我故意让船逆风向大海驶去，为的是让他们以为我向直布罗陀海峡去了，没人想到我们会驶向南方野蛮人出没的海岸。因为在那儿，居住着黑人部落，我们不是给野兽吃掉，就是被更残忍的野人杀死。

黄昏时，我调转航向，沿着海岸向东南偏东方向驶去。

乘着风势好，我张满帆疾行，估计第二天下午3点钟就能靠岸。那时我距萨累已有150英里了，既远离了摩洛哥王国，也不在任何国王的领地内，那儿根本就是杳无人烟。

我已被摩尔人吓坏了，生怕再落入他们手中，就借着风势，一口气走了5天。

我心想即使有人追我，这时也该放弃了，就顺着偏南风向，在一条小河河口处停船靠岸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我看不见任何人也不愿看见，只是想上岸找点淡水。

我们驶入小河在船上等着，准备天黑时上岸看看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四周此起彼伏地响起野兽的咆哮声和狂吠声。可怜的佐立给吓得要死，一直哀求我等到天亮再上岸。